



好！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據在《酒井詩緣》發佈會上的講話寫出)

今天，我們聚集一起，慶賀《酒井詩緣》的誕生。記得2017年3月，酒井園詩友，冰夫、西彤、羅文俊、西貝、方浪舟、潔然、舒欣、李普、廣海、雪陽、璿子和我，在好市園（Hurstville）金荷花餐廳聚會。當時，大家曾經相約年底出版一部同仁詩集以作周年慶祝，後來因為種種原因，特別又因為發生了長達三四年的新冠疫情，此事被耽擱了。幸好，如今《酒井詩緣》面世，了此心願，可喜可賀。我又想到，逝水流光，倏忽之間，酒井園詩社成立至今，竟已二十五年五個月了。成立之時，本人六十歲，比今天在座者中許多人都要年輕；而今天，我八十五，比所有在座者都老邁了。



2017年3月，酒井園詩友在好市園（Hurstville）金荷花餐廳聚會。

二十五年！有許多變故。四年前，就是在這個樂圖圖書館會議室，我們為酒井園詩社社長冰夫先生舉行了一場追思會；兩年前，我和廣海、雪陽、璿子，為另一位詩社創社社長西彤先生送葬。詩社顧問劉湛秋先生是三年前離世的；另兩位詩社顧問趙大鈞先生和黃雍廉先生更早在2016年和2007年便去世了。在酒井園詩社創始顧問中，我可能是僅剩下一個。很可惜的是，詩社兩位中年詩人李普先生和孫晉福先生竟也於2022年和2024年不幸離開了人間。我們深深緬懷他們。他們對酒井園詩社的貢獻，對澳華文壇的貢獻，我們銘記在心。

剛才，鄭世和老師為我們朗誦《歲月》。歲月確實不饒人。

但是，歲月不僅是流逝。在我看來，歲月是一塊土地，人生是一場耕耘；走過的每天每月每年，都在孕育著屬於自己的收成。時間沉澱下來的，不僅有年齡，還有閱歷、智慧、情感的厚度以及無數個全力以赴的瞬間。在經驗的積累方面，每一次面對挫折與成功，都是歲月賦予的寶貴財富，讓我們在未來面對選擇時更加從容；在情感的豐盈方面，歲月中建立的親情、友情和愛情，是生命中最溫暖的底色；在內心的成長方面，隨著時間推移，學會了釋懷、包容與感恩，這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種豐收。對我們酒井園詩友，更有，每一首詩的做成，以及一首一首詩的積累，都是人世間不可忽略的存在，或許具有某種可能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意義。今天，《酒井詩緣》誕生，這是酒井園詩社第四部同仁詩集，前三者分別為《釀造季節》（酒井園五周年詩選，2006年5月）、《把酒臨風》（2010年8月）和《醉寫天涯》（2013年2月）。我們不是已經看到其中的意義了嗎？

《釀造季節》一書，收集了我撰寫的《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南十字星座下詩海遊覽》。我在這篇寫於2003年8月的文章裡就說，或許這就是緣分，也許是歷史的因緣際遇，有誰知道是偶然還是必然——南十字星座下，在大洋洲竟然活躍著這麼一大群以方塊字來抒發心中塊壘的詩人。這些華裔詩人們，正在以各自的作品不斷豐富華語詩歌世界。

因此，這應該是必然：澳華詩

壇，尤其悉尼詩壇，不論是古典詩壇或是新詩詩壇，在華語文學世界中，都可以名列前茅。這一點，在過去多次的國際文學會議上，我都反復闡明。當然，我有把握。在古典詩詞領域，我們有梁羽生、趙大鈞、徐定哉、廖蘊山、陳耀南、劉渭平、丘雲庵、喬尚明、山父、岑斌、岑子遙、彭永滔、盧元、何芳、洪源修、陳玉明、王香谷、李稚玲……在新詩領域，我們有蘆荻、西彤、冰夫、黃雍廉、雪陽、璿子、孫晉福、布文、莊偉傑、歐陽昱、西貝、映霞、燕紫……真是數不勝數。他們各不相同，別有千秋，都非常傑出。

要特別提一下孫晉福。2024年10月25日14時40分，孫晉福先生因病去世。他生前的風彩，他的為人，他的言談舉止，相信在每位文友的腦海裡，一幕幕都記憶猶新。孫晉福說：“詩人是一種靈魂的修煉，寫詩是一場靈魂的雕琢。”在他極具藝術感和表現力的詩歌中，讓人最為感動的是他的社會責任感。民生的艱難、社會的不公、低層人民的辛苦，始終是他詩歌反復出現的焦點。他以飽滿的熱情，對故鄉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給予深切的關注與反思。今天，敢於直面時代創傷，揭示社會黑暗的詩人少之又少，而孫晉福敢為天下詩人所不敢為，以文字為劍直擊要害，為他曾經來過的世界留下長久回蕩的呼喊。他是時代的詩人。孫晉福的去世，是澳華文壇的重大損失。他自稱“塵埃”，這顆塵埃彌足珍貴。

今天，悉尼雨軒詩社創社社長布文和酒井園詩社創社社長雪陽見面。好多年前，是2015年6月吧，我在新州議會大廈演講廳一個典禮上，看到其中一個節目——澳華詩詞協會悉尼雨軒詩社朗誦他們集體創作的長詩《世界不能忘記》，讓我眼前一亮。這是我第一次見識這樣一個文學社團，也許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大型的公眾場合公開亮相。我此後熱切地參加了他們幾次文學活動，並把他們介紹給悉尼詩詞協會和酒井園詩社。後來，我和酒井園六七個人還應邀到雨軒詩社一個活動中心做客，接受熱情美好的款待。今天，雪陽和布文他們握手那一刻，我在旁邊立時感到一種氣場，一種衝力。這是來自天上人間的邂逅。天上人間，酒井詩緣。

酒井園詩社以“創造力、相容性、時代感”為旗幟。“酒井園”與酒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正如雪陽所言，南方的澳洲大地，有比酒更能醉人的天空，陽光和大海！自由的詩人們，以天空為井，陽光當酒，滄海為杯，越醉反而越清醒。生長萬物的陽光，代表創造力；容納萬物的天空，表示相容性；而橫流無畏的滄海本來就具有時代感。好！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的確，如我那篇舊文最後所言：“詩歌本身就是一種宗教，值得一代一代的詩人為它獻身。大洋洲的華裔詩人們正是樂此不疲。”

而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其價值非同小可。他們頭上有桂冠。

今天會上，雪陽完美地回答了主持人哲嘉的問題。

（2026年6月14日於悉尼）

何與懷



《酒井詩緣》發佈會與會者合照（2026年6月14日）。

阿Q再傳 布文

我只有一個名字。
寫在紙上，也是別人的。

土穀祠還在，泥神好像哭過，
他們燒香，磕頭，求來世，
我靠著牆根躺平。

挨打是疼，但明天就好了。
餓了，就去夢裡取酒菜。

有人笑我，
必須陪著一起笑。笑著笑著，
就搞不清誰笑誰了。

天黑了，歸鳥飛過。
它們嘰嘰喳喳，
替我把人間罵了一遍。

秦若曦七律選登

黃河

萬里奔騰辭大漠，泥沙淘盡向東流。
橫分華夏連三塞，上自炎黃毓九州。
滾滾紅塵多少夢，滔滔濁浪幾回秋。
滄桑慣看憑誰問，夜起漁樵唱不休。

長江

塞外高原連碧空，寒冰似劍雪難融。
飛鴻瀉下春江水，峽谷吹來柳岸風。
虎跳猿聲啼歲月，雲牽棹影渡英雄。
人間多少悲歡盡，滾滾波濤自向東。

長城

蟠龍起舞屹東方，萬里逶迤氣勢藏。
碧海銜來吞日月，昆侖望去臥蠻荒。
城邊不見孟薑女，宇內更無秦始皇。
故壘烽台今尚在，江山幾度曆興亡。

泰山

雲飛岱岳連天碧，列岫綿延籠紫煙。
策杖攀崖斜照裡，尋幽望月步橋邊。
不知柏洞藏真跡，但臥松濤游太玄。
古寺鐘聲驚客夢，光陰如水我如船。

燭火未滅，警鐘長鳴

寫在“文革”六十周年的祭壇前

十年一瞬，白駒過隙。如今再次提筆很是沉重。猶記十年前，“文革”五十周年之際，澳洲三十位以及紐西蘭兩位華人作家秉筆直書，以血淚凝結成文字，由何與懷先生彙編成456頁三十多萬字的《文革五十周年祭》，並在臺灣出版發行。那是一聲聲來自歷史深處發出的吶喊，是對那段瘋狂歲月的控訴與反思。如今，歲月的指標無情地指向了2026年，“文革”爆發已整整六十年。甲子一個輪回，令人唏噓的是，官方對這段歷史的評價依然隱晦曖昧——在籠統否定的空洞外殼下，甚至一度冒出“艱難探索”的粉飾之詞。然而，歷史的傷口仍在流血，記憶的警鐘必須長鳴。

重溫六十年前那場席卷神州的浩劫，任何理性的粉飾都在殘酷的真相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那不是什麼“探索”，那是一場史無前例震驚世界的浩劫。

“文革”對中華民族的摧殘，是全方位、毀滅性的。經濟的崩潰：工廠停工，機器沉寂，推向了崩潰的邊緣，百姓憑證度日，物資極度匱乏，溫飽成了奢望。文化的斷代：學校停課，知識份子淪為“臭老九”。文物被砸毀，古跡被夷平，承載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典籍在烈火中化為灰燼。生命的消逝：那是一場人間地獄般的噩夢。數以百

萬計的無辜百姓、功勳卓著的開國元勳、滿腹經綸的學者大師，在批鬥、遊街、私刑中屈辱地死去。肉體的消滅之外，更是精神的淪喪。更可怕的是對人性與道德的徹底踐踏。在狂熱的意識形態煽動下，夫妻反目、父子相殘、師生互咬。兩千年來賴以維繫社會穩定的綱常倫理蕩然無存，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被互相揭發、告密所取代。這場運動，把人性中最幽暗、最醜陋的惡魔徹底釋放了出來。歷史本應是照亮未來的鏡子，但令人痛心的是，這面鏡子正被一層層迷霧遮掩。近年來，對“文革”的敘事出現了一種危險的轉向。那些試圖將其包裝為“艱難探索”的奇談怪論，說穿了是對歷史的褻瀆，更是對千萬死難者的二次傷害。

歷史不容篡改，悲劇不容粉飾。任何將“文革”浪漫化、合理化的企圖，都是在為下一次災難埋下火種。如果不能徹底、深刻地反思體制的弊端，不能從法律和制度上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那麼，盲目的狂熱、民粹的氾濫以及權力的失控，隨時可能換一副面孔捲土重來。我們今天紀念“文革”六十年，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住底線。巴金老人曾痛苦地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以警示後人。今天，雖然實體的博物館依然難產，但我們每個人心中

中的記憶，就是一座不容推倒的博物館。

要讓文革悲劇絕不重演，我們必須做到：直面真相：拒絕曖昧的辭藻，將歷史的真實面貌完整地傳給下一代。知史才能明辨，唯有揭開傷疤，才能真正開始癒合。呼喚法治與理性：告別權威崇拜，擁抱現代文明。只有建立健全的法治運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獨立的思維戰勝盲目的狂熱，社會才會具有免疫力。

六十年過去了，當年經歷過那場浩劫的人們已漸漸老去，聲音日漸微弱。今天，正如十年前悉尼華人作家們執筆“祭”文革一樣，提筆雖然沉重，但是還是要繼續寫下去。

文字或許是輕的，但它承載的歷史記憶重逾千鈞。在這個甲子輪回的節點上，願每一位經歷過、聽聞過那段歷史的華人，都能成為守護記憶的燭火。讓微光彙聚，照亮歷史的幽暗，照準未來的方向——文革悲劇，絕不能重演！

（2026年6月11日 悉尼）

田沈生



《文革五十周年祭》